

古今說部叢書

第七集

〇

081
S1003
38

古今說部叢書

卷一百一十五

庚巳編卷一

吳郡陸粲著

聖瑞

仁祖先家于泗。後徙濠梁。所居密邇一蘭若。與其主僧交頗厚。僧每欽服。仁祖之純誠。一夕望其舍火光燭天。爲之嗟惜曰。朱公善人。天忍殃之乎。彌月而仁祖至。僧信之。答曰。此夕婦生一男。恐有觸汚。故久不來踐佛地。初無回祿之禍也。男卽高皇帝云。

太學

相傳高皇帝時初入太學。上臨視之。顧學之宏麗。聖情甚悅。行至廣業學前。偶發一言云。天下有福兒郎。應得居此。迄今百四十年來。學生居此堂者。往往占魁選躋位通貴。他所不及也。又諸堂中都無蜘蛛。云上來時見蛛布網屋隅。曰我纔建屋。爾輒據之耶。顧呵之出。語訖而蛛遂遯。從茲遂絕。

貢院

南京貢院。錦衣指揮紀綱宅也。綱有寵。文皇帝朝。後坐不法。伏誅。闔門受殲。或云生瘞其下於是至今每鄉試時。舉子入院。輒有聲自地中起。歷諸號而上。如萬馬騰踏者云。

平保兒

都指揮平安。一名保兒。建文末爲將。敗北兵於小河。安單騎追躡。燕王運槩將及之。忽空中有黑龍舒爪掣其臂。安馬跪於地。安知天命有在。嘆息收兵而止。後兵敗被擒。見王。問之曰。小河之役。儻相及。何如。安應曰。臣欲生致使長耳。時國家治氏元書俗諸皇子皆呼使長不然。未可量也。王勞而赦之。命掌北平都司事。後以舊人自疑。經死。

袁珙

袁太常珙相術之妙。在勝國時已擅天下。洪武初。姚少師廣孝爲縉流。寓嵩山寺。珙一見。卽以匡輔器期之。曰。公劉秉忠之儔也。後廣孝以嵩僧選入燕邸。預密謀。言珙於主。王亦素聞其人。乃託以珙名。隸尺籍。遣旗勾取。既至。未得卽

見陰命選衛中長身多髯貌與王類者九人王雜其中俱微服適市拉瑛入酒肆飲。王位列第三瑛據前引其裾俯伏呼殿下衆笑其妄瑛言愈切。王卽起環瑛召瑛入見瑛曰殿下千里召臣而於酒飲相見乎問何以能識對曰殿下入肆時手操弓矢臣望見知之皮皴而瘦龍掌無肉也。世所傳辨宰相於長安酒肆者卽此更使詳視因極道天表之盛曰年交四十髯長過臍當登大寶必爲二十年太平天子。王悅由此遂決大計瑛留燕城未久遇列校散卒多以公侯大臣官許之語往往流播。王恐有他虞因遣還鄉其後渡江登極驛召至京拜太常丞賜與甚厚及議建儲上意有所屬遲回累年使瑛入。仁宗曰後代人主及相宣宗曰萬年天子於是國本始定他日見仁宗於東宮問曰吾壽得幾何曰過七七之年天福無疆及乙巳鼎成竟如此數云子忠徹亦傳其術官至尙寶卿。

登科先兆

伯父工部公在鄉校累舉不第以貢入南廳弘治戊午鄉試有別舍生徽人汪

某者夢與蘇州監生陸某忿爭相持。訴於祭酒。祭酒麾之出曰。陸某非此間人矣。寤而莫測所以。蓋汪與伯父平生無半面識也。間爲蘇士某言之。某來以告伯父。既揭榜。伯父中選。汪竟無名。及會試至京。以歲旦往謁故吳文定公。公時佐吏部。適崑山毛憲清澄。朱懋忠希周。二修撰皆在坐。三公皆吾鄉殿魁也。俄有雲南解元周文亦入謁。相見各道姓名。有頃辭出。伯父與周偕行。周意色慘沮。行且問曰。君之先世得無有善事乎。伯父唯唯未對。周曰。予此言有謂也。予丙辰歲嘗夢至殿庭。方傳唱進士名。予立庭下。自謂當在列。俄一物自空墜下視之。乃金宮花一朵。欲取戴之。旁有人止之曰。爾不得取此。蘇州陸宣公子孫物也。彼家有陰德。當受此。轉顧則已爲一人簪於首矣。予此來方物色其人。今遇君既蘇人陸姓。且歲首遇三殿魁。又皆蘇人。此殆君得雋之兆也。吾其終無成乎。伯父唯唯而已。夜歸邸中。向從者道之。且訝宣公之語。老僕許聰者忽變曰。主忘之耶。吾家老官人非名宣乎。蓋先曾大父諱宣音。而傍加王也。伯父乃悟而異之。既而果擢甲料。周訖不第。以選調得官。

伯父舉進士時夢乘肩輿入一佛廬。且夢草獄詞。既

乃得大理寺觀
政云辛未附記

揣骨僧

正統間。虎邱半塘寺。有僧兩目皆盲。善揣骨。言人貴賤禍福多奇中。粲之外大父胡公年數歲時。家人携往來揣骨。僧云。兒他日應得繫金帶。好自愛也。後公舉進士。累官至山西參議。致仕。果終四品。里人石乙貧。爲人傭織。以二子見僧。揣之。喜。索厚謝曰。此兩財主骨也。謂石云。勿輕視爾兒。聞者初不信。二子長。果以貲雄於鄉。龔大者。家頗溫裕。爲人豐肥。腹臍間黑痣有毫長數寸。嘗言其一生福皆在於此。龔平日與人語。好大笑。一日在平所方笑未已。僧曰。勿笑。明年爾腹間毛落死矣。龔惡其語。不答。後偶就浴。摩挲間。毫忽落。又數日病死。

沉江鱗

成化七年秋。常德沅江縣之東田村民馮貴家。牝牛自孕而生一鱗。生時雲霧滂合。紅光滿室。其形略似鹿蹄及尾。皆如牛。周身有鱗。額上骨一。銃堅隱起肉間。蓋其角也。初出胎跳躍。人不能制。民愚以爲怪物。擊之傷右脇而死。後有識

其爲鱗者。郡守楊宣令取其腊藏庫中。予外祖參議公佐郡日。常命取觀。歲久骨肉已化。惟存空皮。鱗亦間有脫落。諸姨及僕妾輩皆見之。

蒙龍

計宗道。惟中柳州羅池人。言其曾祖在洪武中爲巡檢。居一山號計岩家。嘗出行得一巨卵。如斗。持歸。使雞伏之。百餘日。乃產一物。狀類蛇。四足蒼色。鱗甲遍體。其長不盈尺。行則昂首竦身。殆若獸走。家人以米汁飲之。數月漸大。好飲生血。每割羊豬。則留血啖之。久而益馴狎。計公行止。蛇常隨之。至呼之出。蟠於榻傍。以手摩之。冷如冰鐵。一家呼爲小龍。傳聞外間。多來觀者。計心念曰。是且致口語爲吾家禍矣。乃放之。廨後溪潭中。囑曰。汝毋憂飢。吾每日當遣人飼之。汝自今不得復出也。還內。蛇已隨至。計叱曰。汝不聽教令。斬汝矣。蛇如解人意。俯首帖尾。卽還潭中。自是嘗以血置潭口。輒奮起就食。歲久大且踰丈。一日有同官之子婦。汲於潭。婦衣紅。蛇望見以爲血也。捲而嚙之。至死。同官怒。聲言爾畜妖物殃人。吾且以白上官。必破爾家。計恐哀祈之。且致厚餽。乃得解。由是惡

蛇欲殺之。持刃至潭。仍以血置潭口。誘其飲血。因投刃斫之。蛇驚而匿。僅斷其尾尺餘。自是不復出。亦不知其存亡。數年後。一夕風雷暴作。雲霧中有蒼龍自潭起。長數百尺。擎空而上。家人皆指云。小龍化也。惟中予家伯父同年進士。

兗州嶽廟

兗州府嶽廟。素著靈迹。弘治中。吾蘇龔元之知府事。嘗於中夜聞有鞭朴聲。以問左右。左右有知者。具言廟之神異。元之弗信也。凌晨往謁廟。無所覩。召言者責之。其人言但須至誠。乃得進見。明日齋沐更衣。以夜往祭禱良久。門啟而入。見五人冕服如王者出迎。延坐賓位。元之辭讓。王者曰。公陽官。予陰官也。於職事無統攝。請坐。已而進茶。元之未敢飲。神曰。此齋筵中茶也。飲之無害。元之請曰。聞有十王。彼五位安在。曰。已赴齋矣。求觀獄。辭曰。獄禁嚴。不得入。有一事當以奉觀耳。命舁一僧至。熾炭炙其背。云是此地某寺僧。平日募化所得。皆供酒食費。不修殿宇。故受罰如此。問曰。猶有解乎。曰。今改過則可免也。遂辭出。既歸。使人密訪其僧。正患背疾且死。告以所見。僧悔懼。傾貲修建。病却愈。

王全

嘉定秦塘鎮王全。家饒於貲。爲人偉軀大腹。飲啖兼數人。行則蹣跚不能疾趨。每浴時。則令人以物覆已。妻子婢僕。皆不得在旁。且戒勿妄開。一日入浴。久無水聲。家人怪之。揭視。但見一蝦蟆大如斗。伏其中。驚而復覆之。已而全出。恍惚若有所失。是夕死。

鬼兵

陸容。居吳之婁門外。正德丙寅春。一日薄暮。容倚門獨立。聞隔岸洶洶。若有兵甲聲。已而有數千百人自腰以上不可見。腰以下可見。皆花繪繖股。其行甚疾。容大驚呼。其家男女老幼畢出。皆見之。踰時過始盡。是歲崇明海寇鈕東山作亂。奏調京軍及諸衛軍討之。兵歲餘乃罷。官帑爲之一空。容所見蓋兵象也。

守銀犬

家君說閭門一民家。忘記姓名。以開行爲業。家畜一犬甚健。日臥一檻旁。頃刻不離。人有至其所者。輒噬之。家人相戒莫敢犯。有商人至門。不知而近之。犬噬

其股流血。商呼號罵其主。其主亦惡犬。謝曰。君姑勿怒。明日當烹之共食耳。商歸邸中。夜夢若有告之者。曰。吾乃主人之父也。死若干年矣。有銀數百兩埋檻下。生時不及語吾子。子不知也。一念不忘。復生爲犬。所以朝夕不去者。蓋前此冥數未可傳於子。故守之以待耳。不意悞犯君。今子欲烹我。我欲告以故。彼必不見信。君幸往見之。令不吾殺也。商竦然驚覺。卽起奔詣其家。扣門。主迎。商問犬安在。則已被烹且熟矣。商人惋恨。具語以所夢。其主猶未信。商請驗之。撒檻果得一瓦鉢。盛銀四百餘兩。痛悔無及。乃裹其犬而瘞之。

村民遇土地

家君又說鄉中小民于某。嘗出行遇一老人。自稱土地。呼于名曰。汝將死矣。我特來報汝。于曰。我方壯年。無疾病。爲何而死。不顧而行。老人忽不見。數日他出。仍遇之。又曰。汝必將死矣。于曰。我死何如。老人曰。汝當落水死。于強辭拒之。而意甚恐。居無何。鄰村有與于同姓名者。以他事赴水死。而于竟無恙。豈鬼神亦有悞耶。抑聊戲之也。

竹圃異物

友人徐鵬之婦家朱氏。居沙湖數年前。其家後圃竹間。忽生物如人。形體差具。其首如戴席帽。斷之微有血。不知何怪也。

空同山人

蜀人盧川。弘治初領鄉薦。卒業大學。質美而貧。與吾鄉程貢士遵相友善。有道士不知何許人。自云姓達。號空同山人。與川同邸。交尤稔密。其人身頎然長。形狀秀偉。而落魄善飲。日行歌於市。暮歸。携錢滿袖。盡以與川。川賴以給。周旋歲餘。一旦欲辭還山。川來語程。共治具送之。時川患瘡徧體。久不瘥。求道士治。曰。易耳。出藥少許。和酒與服。燒炕極熱。令臥其上。重被覆之。取所佩小胡蘆鎮其角。川如爲所壓。不能興。出汗淋漓。被盡沾溼。道士徐揭被。呼之起。則瘡盡脫去。膚瑩如玉矣。顧川曰。乍別客中。真太寂。且憂子貧。無以贍。予有丹。能點銅爲白銀。今相分與。他日聊試之。或能充數月費耳。傾瓢中藥一七授川。酒盡告去。亡何川值乏資。程請出其丹試之。覓銅杓重四兩。熾火鎔之。投丹其中。少頃五色

焰起。鏗然有聲。已成雪白銀。而鎔銖無所耗。於是相顧驚歎。程乞其少許。至今藏之。

張秋帛燼

弘治壬子。河決張秋之沙灣。敕右副都御史華容劉公大夏往治。而以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俱董其後。方祭神焚帛。帛燼儼成一人。面目手足皆具。俄倏然而起。自烟中入空而滅。時興銳多方擾民。山東按察史楊茂元上疏論之。亦及此事。楊公坐貶官。

王絙

長洲學生王絙。弘治己酉初。應鄉試時。有校官托所親鬻舉於蘇。適無顧者。亟欲賤售焉。同學生奚純來招絙。共圖之事。濱就矣。一夕絙夢身中鄉試六十七名甫中試。而父死。妻繼死。妻之父亦死。俄而身亦死。及覺。心怪之。且往見純。秘不言夢。但托以年幼學疏。不欲暴得名第。辭不就。純怒責以重利輕名。曰。我卽自爲之計。所費不過數十金。已而果中式。名次正如所夢。絙方以爲異。旣而其

父與妻之父相繼皆死。緇益異之。居無何。純竟死。緇乃以夢告人曰。使當時我爲之。今已入鬼錄矣。科名之不可以僥倖得也如此。

靈芝

弘治癸亥。予里人陸忠家。牆下產一芝。明年連產九本。亦有重臺者。五彩爛然。後皆拔去。予曾得其一枯莖藏之。

馬鬼

母黨有闕翁者。言其鄰人有良馬。牧於沙湖塘。失足墜水死。自後每風雨陰晦之日。常有一馬奔馳塘上。毛色宛然如生。逼之視。輒不見。人皆謂此馬之鬼也。

三足鼈

庚午夏。太倉州有百姓道見漁者。持一鼈而三足。買歸。令婦魚之。既熟。呼婦共食。婦不欲食。出坐門外。久之不聞其夫聲。入視。已失所在。地上止存髮一縷。衣服冠履。事事皆在。如蛻形者。驚怖號呼。里甲聞之。以婦謀殺夫而詐誣也。錄之。官知州莆田黃廷宣鞠之。得其情。以爲異物理。或當有。歸婦於獄。召漁者立限。

限令捕三足鼈來數日得之以獻。卽於官廳召此婦依前烹治。而出重囚令食之。食畢引入獄。及門已化盡矣。所存衣髮皆與百姓同。乃原婦罪。羣漁云初被網於川。舉網驚其太重。及岸視之。乃一肉塊如人形。五官俱具。而無手足。閉目蠢動。漁大驚怕。擲之水中。又別網一所得物狀亦如之。羣漁懼。共買牲酒祭水神。禱曰。我輩奉命於官。尋三足鼈。乃連得怪物。如違限必獲罪矣。惟神佑之。禱畢而網乃得鼈焉。竟不知前二物爲何也。按爾雅曰。鼈三足能注云。今陽羨君山上有池。中出三足鼈。又山海經曰。從山多三足鼈。是物世亦有。但人食而化。傳記所無。然一舉而得二異。尤前所未聞也。

洞簫記

徐鏊。字朝楫。長洲人。家東城下。爲人美丰儀。好修飾。而尤善音律。雖居塵陌。雅有士人風度。弘治辛酉年十九矣。其舅氏張鎮者。富人也。延鏊主解庫。以堂東小廂爲之臥室。是歲七夕。月明如晝。鏊吹簫以自娛。入二鼓。擁衾榻上。嗚嗚未伏。忽聞異香酷烈。雙扉無故自開。有巨犬突入。項綴金鈴。繞室一周而去。鏊方

訝之。聞庭中人語切切。有女郎携梅花燈。循階而上。分兩行。凡十六輩。最後一美人。年可十八九。瑤冠鳳履。文犀帶。著方錦紗袍。袖廣幾二尺。若世所圖宮粧之狀。而玉色瑩然。與月光交映。真天人也。諸侍女服飾略同。而形製差小。其貌亦非尋常所見。入門各出籠中紅燭。燃銀燈上。一室朗然。四壁頓覺宏敞。顰股栗不知所爲。美人徐步就榻坐。引玉入衾。撫顰體殆遍。良久趨出。不交一言。諸侍女導從而去。香燭一時俱滅。顰驚怪。志意惶惑者累日。越三夕。月色愈明。顰將寢。又覺香氣非常。心念昨日佳麗。得無又至乎。逡巡間。侍女復擁美人來。室中羅設酒殽。若几席施架之屬。不見有携之者。而無不畢具。美人南向坐。顧盼左右。光彩煒如也。使侍女喚顰。顰整衣冠起揖之。美人顧使坐其右。侍女喚顰捧玉杯進酒。酒味醇冽異常。而肴極精腴。水陸諸品。不可名狀。美人謂顰曰。卿莫疑訝。身非相禍者。與卿宿緣。應得諧合。雖不能大有補益。然能令卿資用無乏。飲食常可得遠味珍錯。繪素絕錦。亦復都有世間可欲之物。卿要卽不難致。但憂卿福薄耳。復親酌勸顰。稍前促坐歡笑。辭致溫婉。顰唯唯不能出一言。飲

食而已。美人曰。昨聽簫聲。知卿興致非淺。身亦薄曉絲竹。願一聞之。顧侍女取簫授鰲。吹罷。美人繼奏一曲。音調清越。不能解也。且笑曰。秦家女兒。纔吹得世間下俚調。如何解引得鳳凰來。令渠簫生在。應不羞爲徐郎作奴。逡巡遂去。越明夕。又至。飲酒闌。侍女報曰。夜深矣。因拂榻促眠。美人低徊微笑。良久。乃相携登榻。帳幃裊藉。窮極瑰麗。非復鰲向時所眠也。鰲心念吾試詐跌入地。觀其何爲。念方起。榻下已徧鋪錦褥。殆無隙地。美人解衣。獨著紅銷裏肚。一事相與就枕交會。已而流丹浹藉。宛轉恇怯難勝。鰲於斯時。情志飛蕩。顛倒若狂矣。然竟莫能一言。天且明。美人先起。揭帳。侍女十餘奉匱沃盥。良久粧訖。言別。謂鰲曰。感時追運。偶相得從。良非容易。從茲之後。歡好當復無間。卿一舉念。身卽却來。但憂卿此心。還易翻覆耳。且多言可畏。身此來。誠不欲令世間俗子輩得知。須卿牢爲秘密而已。遂去。鰲恍然自失。徘徊凝睇者久之。畫出人覺其衣上香酷烈異常。多怪之者。自是每一舉念。則香驟發。美人輒來。來則携酒相與歡宴。頻頻向鰲說天上事。及諸仙人變化。其言奇妙。非世不聞。鰲心欲質問其居止所。